

在世界包围中的新西兰农业：当今政策的调整

R. W. M. 约翰森

在这篇文章里，我研究了十九世纪世界贸易和殖民扩展中的新西兰农业发展，继而研究了导致农业出口依赖于世界贸易、技术和动力平衡所出现的经济过程。我调查了农业（1963—1984年）近期的竞争，以及转向调整和出现二十世纪经济和剩余农业的含意。

提出的背景 在一篇文章中，格雷（1987）描述了十九世纪欧洲殖民者的看法。从中能够看到说明那个时期出现的欧洲殖民高潮主导因素的经验和技术的增长。这些欧洲殖民地改变了他们发现和开发的农业、贸易和生活方式新模式的面貌。他对比了维持欧洲有价值土地的倾向，以及积累的土地附属物等基础财富。

殖民扩张及其财富基本上是通过海洋运输和铁路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实现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非、乌拉圭、新西兰依赖欧洲本土发达的资本、市场、商品。在新西兰属地及其扩大的前景，基本上是由于1880年冷藏食物的引入而增加的。正如格雷说的，“一开始，商业和政府是采用少加工海外市场的主要产品，出口重要小杂货加以控制的”。冷藏食物技术基本上支配着今后100年的状况。

格雷指出，新的全球运输系统包括的范围远比殖民地周围到英国市场和生产厂家为多。运输系统使得周围有关的各地区之间的技术和观念交往成为可能。铁路、汽车、邮政联盟廉价科学周期和快捷通讯手段取得的进展均充斥了西部世界。

除了观念和知识之外，还有周围以及本国原料的自然交换。殖民者趋向于用他们的家畜、植物、农药换取所需要的原料，而且宁肯破坏新的国家生态平衡。格雷称此为“生态嗜好”。在殖民过程中，许多植物及其习性从一个国家减少到另一个国家（金色寻找者在此联系中是重要的），结果，今天澳大利亚桉树仅在热带和中纬度地区可以找到，而美国加利福尼亚蒙特雷松树几乎随处可见。在野外旅行情况下，正是由于火车的帮助，有可能在访问新西兰罗托鲁阿时，看到一些加利福尼亚红鲑鱼。正如格雷所说，“大多数新西兰现代景观被相反的生命所占据”。

新西兰殖民地被英国移居者所控制。十九世纪的殖民高潮比英国和澳大利亚圈定的范围大得多。格雷提到，十六—二十世纪期间，有7900多万欧洲人相继去了国外，尤以1846—1930年间数量较大。大多数人去了北美和南美洲。格雷用下面的词句概括了开发和贸易的过程：“除了供给侨民以外，增长的人口离开了要求额外食物和未加工原料的家庭。这些市场的存在、性质和易受影响本身，也制约新殖民地土地的开发。从阿根廷南美大草原到美国达科他州大草原、澳大利亚内地、南非无林草原和英国的坎特伯雷平原，企业家投向日益扩大和繁荣的英国市场。英国向很多地区供给开发资本”。

孤立主义的生长 在以上叙述的基础上，新西兰农业经济在1880—1930年间发展很快。土地是丰富的，农业技术是可用的（伐去小灌木，包括在英国草地在内的那种放牧、施肥和牲畜管理），市场是有保证的。尽管较大的萧条打乱了1890—1920年初的过程，但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减少了人力资源，少量的人口在适当的矿产输出和改善居住标准方面迈出了

很大的一步。

1930年的世界萧条，产生了放弃依赖单一市场销售乡村产品的发展理论。新西兰正好保留了1931年渥太华会议接近英国市场的权利，但是对于从主要市场目的地距离，来提高商品价格等级这样的事，做得很少。通过1936年劳动力内阁决议的选择，决定采用关税、进口许可和交流控制的办法，转向更加保护国内经济，并使其和国际市场盛衰绝缘。就这一原因来说，理由是清楚的。当地工业的保护，出现了直接就业、增加希望和国内经济较大的稳定。这意味着，它离开世界工业品的系列开发和外部形势，独立发展。

对出口的作用，当时变得有些含糊。出口还需为基本的，特别是主要商品的进口创收，农场企业家不能使资源，尤其是从世界商品萧条中补救其资源枯竭。一些评论人员称此为二元的经济类型，两方面都促进了保护与非保护地段及其其它地段的产生，但增加的同样两种竞争、都充分使用了资源。最后，出口地段价格的税率实行保护负担投标制，而进口的替代按当地价格调节。

甚至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这个政策混合物，在提高收入机会和与远离的英国进行福利分配方面是很成功的。1940—1950年间，新西兰在世界人均国民收入中，居第一位（克拉克，1950年）。足够的土地资源，很低的人口水平，引进了技术和稳定的市场，加上保护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对早期殖民的奖赏。

对孤立主义的挑战 在战后时期，战前保护者政体要求有一定变化已很明朗，但后续政府引进改革却很缓慢（伍宁，1987年）。特别是进口许可变成包括1950和1960年定期支付亏空、控制平衡的工具。借助于停开政策这些周期性发作的时机，保持低的自然增长率，使其转入波动的商品市场。由于过度增长造成进口的压力、需要发展难于支撑的国内经济（世界银行，1968年）。

使用增加一系列长期报告的频率，包括世界银行（1968年）的经济咨询使命，遵循国家开发会议（1969年），以及新西兰（1973年）变成一系列经济协调的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名成员之后，通过经济和社会规划（1967年）的力量，出现了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情况。对这些报告的反应是一个取消控制，许可一些进口自由化（1979年），放松一些交换（1979年）和有益利率控制（1978年）的一个缓慢过程。

对低自然增长率的政策反应是，在现有的保护和管理体制内部，制定出口增长政策。从1963年以来，政府实施农业发展（农业开发会议，1963年）出口增长和机械加工产品出口补贴的二元政策（预算案，1962/1963年）。农业援助计划起初包括肥料价格、低息开发贷款和资金支出、以及乡村产品税率的补助。农产品不适于实行出口补贴。

官方制定的政策控制着整个1970年出口增加的支出差额。在机加制品生产一方，附加的刺激包括新市场的开发、中止进口贷款、出口机制产品的生产投资补助、以及在出口产品生产中使用机械、免除销售税（伍宁，1987年）。在农业方面，重点从生产投入转向收入和投资的稳定（约翰森，1986年）。在1970年，采用市场标价的办法，控制产品的最低价格，并对此管理计划，进行了安排。此外，政府在1978年对收入增加缓慢和以后增加再投资能力方面，引进了限定的最低价格。在这有利条件下，通过两个农场进一步开发贷款的援助，促进后一个目的的实现。

充分使用和稳定经济增长目标，导致战后时期的新西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际市场依赖的经济政策。在整个1960年和1970年中的经济增长，使拆除以往萧条时期以来安全地带的经济做得很少，越来越大地妨碍贸易市场。实验获得多方面的成功，特别是1970年连续两次石

油价格冲击之后，还不能重新取得早期增长那样的成绩。事实上，预算和投资亏空的平衡保证了政府同不变的商品价格做斗争，促进了石油价格和生产效率的低速增长。

适应变化的政策 1984年政府的变化是不评估国家整个增长的战略。尽管离开这一中心的指导，得以使政府转向解决经济问题的非规律性机制。在大经济环境中，废除进口许可与减少关税等级、改变外部交换控制与制定流通比例，改变工资和费用控制与使获益比例得以自由。出现了在较大劳动力市场引入较多竞争和在商业部门加速竞争步伐。有希望在非福利项目方面减少财政支出，并发动缩减国内服务机构。迈出了团结国家各贸易部门的步伐。最后，进行包括转移不规则目标、出现商号之间的中立、以及提高效率在内的全部税制步骤的反思。提出更广泛更均等地分散税制负担的价值附加税。

对农业地区来说，基本原则的这个变化，意味着1963—1984年期间建立的支持体制的移动。废除投入和产出的直接补助，并通过提高服务银行贷款有益费用的办法，严格压缩市场的生产者标价，使掌管价格的机构复杂化。农村银行生产者贷款利率上升为市场利率，而其它贷款的安排是在市场利率竞争中产生的。

结果，新西兰元的较大贬值出现了部分农场1984—1985年的成功。于是，接着创办的交换率稳定地向上移动，有的实行政府统一经营，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的利率上升得很高。尽管1987—1988年世界商品价格有些恢复，而这些因素与1985—1986、1986—1987、1987—1988年农场收入严重不景气相吻合。

经济的直接变化表现为反复，且很少孤立，并与调整经济更协调，同时反应国际市场的力量与趋向。这个变化可以看作是通讯国际化的思想表现，以及看作是转向西部金钱主义的反应。在国内经济条件下，他们采用生产的市场基础效率标准和政府很少干涉私人地段的决策。通过这个，试图完成内部的增长、稳定和使用。

在农业方面，这一政策变化强迫农场主做出决定，使用与当地费用一致的国际价格标准，来生产食物。作为贸易地区，这一政策完全取决于在国际费用水平或贸易是非经济范围内的国内费用。这就解释了政府倾向于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通货膨胀的简单工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使用生产和费用两方面世界价格的结合，而转移到有利的贸易地段。而交换比率的转移不久就搞乱了这个目标。

对农业的一些牵连 新西兰对改变它在半个地球中的位置无能为力，今后它仍然处于到重要市场很长传递路线的末端。虽然航运费用继续获益于技术变化和改革，但带给新西兰农业生产到外部市场的费用，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角逐中，仍然是一个永久性的不利条件。即使在太平洋流域内部，长期改变出口目的地，其距离还是相当远的。

新西兰继续依靠它十九世纪高水平的出口。近年还出现过畜牧业出口占货物总出口的50%以上的情况。这推动了1963年以前的出口增长。政策还用于改变出口交往，机械加工产品的出口比例，由1960年的零上升到1987年的26%。通过较严格控制200英里沿岸带捕鱼等海洋法规的使用，也有利于增加出口收入。当然，森林工业建立在蒙特雷松木基础上，它成为几十年出口有意义的贡献者。这牵涉到远至将来的加工，相当大的努力，要用在改变未加工原料产品的交往。在新西兰国内发展初级原料的深加工，寻找包括贸易服务及技术，以及更为基础的产品在内的较大出口机会，很明显，这一全新的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正如格雷指出的，大英帝国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市场开发作了大量准备和资助。直到1960年，当爱德华·希思开始谈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新西兰还预定为英国出口50%以上。自那时大量出口以来，就改变出口贸易。现在向整个欧洲出口仅占19%，而主要目的地

已变成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这样，周围和中心之间贸易结构建立在最后一个世纪巧妙地变成重心的欧洲的基础上。一些评论员注意到新中心的可能含意一如日本所说明的那样——开发老殖民体系周围的国家（贝内特，1987年）。这件事看来是依靠社会理论观点的变化。

随着贸易基础的转变，还有一个如上述评论含意那样的政治基础的转变。格罗斯比（1987年）指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何自己找到最近经历极度紧张和为当前增加世界贸易重点开发地区的突破口。不同的是，其它发达国家，他们处于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内，其战略环境是第三世界的环境，贸易往来是通过第三世界水运，而增加的大量贸易也包括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格罗斯比掩盖着的问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否希望继续看到假的第三世界国家向控制太平洋流域的国家出口主要的初级原料？

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工业经济增长中，商品价格的波动和趋向相当脆弱的国家，放弃了对主要产品（而在过去很成功）贸易的这种依赖。毕竟这导致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第一流地区机加产品保护主义最高程度的波动和趋向。因此，这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实际上，将指出除了主要产品贸易以外的周围国家，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经济，其商品价格是否有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向？图展示了引自最近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这个材料的一些新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7年）。这里计算的真实价格，就像名义上的平均商品价格那样（如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5种商品价格计算），通过出口机加产品按美国（工业）标准命名的两个标准指标的。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数据表明，这最后100多年商品价格是惊人下降，但在有关世界重要项目的价格方面，有很大改变。在他们看来，有最后调整供求价格的长期平衡，然而，他们自己完成这些调整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这个证据指出，在1949年以来的时间里，除1973年商品突然兴旺以外，其商品价格在中期有所下降。1980年后，在商品贸易关系中存在着急剧下降，这只是近年来的又一次直接变化（约翰森，1988年）。

这类证据提供了除重要产品贸易之外的政策变化情况。而等待某些平衡形式出现的时间太长了。对新西兰和其它类似国家来说，现在这种平衡能够促进新产品、新市场的研究与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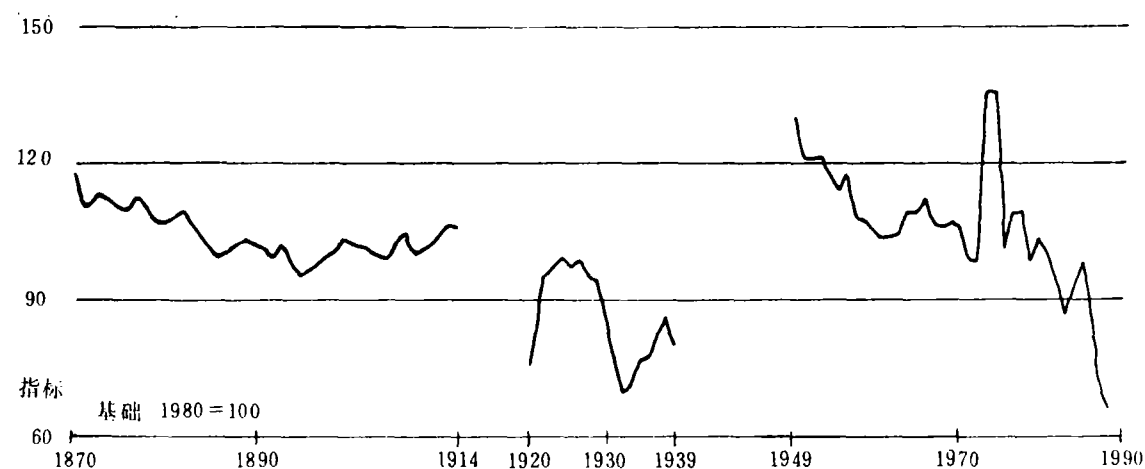


图 原来初级商品的真实价格

现阶段的贝加尔湖问题

В. В. Воробьев

贝加尔湖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深和最大的淡水湖,其水量约占世界淡水总储量的五分之一。如果利用方法适当,其资源可以享用许多世纪。

经济高度集约化以后,湖水受到了严重破坏。各有关部和生产部门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尽快地获得自己的最重要的产品。最大的工业企业色楞格纸浆纸板联合企业和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一直严重地污染着水体和空气环境。各生产部门的净化设施远远落后于需要,自然保护措施贯彻不力,处理不果断,被委托从事研究评价和预测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危害程度及方式的科研部门未按时按质提交研究成果。

1987年4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1987~1995年保护和合理利用贝加湖流域的自然资源的决议”,标志解决贝加尔湖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不是追求解决某一个部门的狭隘的局部利益,而是力求用综合观点去解决全流域所出现的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在整个水源保护带严格限制经济活动。如果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建设或者改建某一企业时,都必须取得苏联部长会议的特别批准。为了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第一步,国家研究并提出了“全流域生产力发展的总构想”。它充分地考虑到了国家经济各部门、当地居民和自然保护的整体利益,同时,把湖区的资源与东西伯利亚乃至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很好地联系起来,谋求解决全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性问题。除了对流域内新建和扩建新企业及现有企业的活动提出明确的规定以外,还对改进和利用现有生产潜力,用新技术武装企业使之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改进工艺流程,实行无三废生产系统,制定经济部门结构的生态化标准,优先发展农工、机器制造,休憩旅游诸综合体以及改进燃料动力基地,发展林业及木材加工工业等,提出了科学依据。

发,并随着贸易的发展带来效益的提高。新西兰基本上忽视了市场开发。

调整新西兰机制品的动向,是试图使新西兰经济更加适应国际形势。这可以看作是较多信息交换、通讯的加速、贸易关卡的打破和资金自由流动等世界广泛变化的一部分。就所涉及的新西兰农业来说,有一个反抗变化了的市场与控制,并进入国际市场空间的挑战。观察到最近的变化是(约翰森,1988年):新西兰商行增加远洋市场设施的投资;新西兰商行增加远洋盈利出现机会的投资;增加开发新西兰远洋初级原料研究的收益;增加获得远洋初级原料供给,特别是廉价、或者更便利、或者作为补充现在新西兰供给的收益;增加投入联合和/或接管包括在其它国家另一些农商公司在内的收益;增加海外农商企业与新西兰农商企业公平投资分配的收益。

根据这篇文章的论述,可以预示较牢靠的获得和控制在国际市场空间的地位,并回答早期政策制定者的稳定性问题。出现的这些机制品,能够帮助调整新市场的现实过程,可现实的问题是已涉及到不可能找到十九世纪后期令人满意的殖民地和二十一世纪空间市场。

李柱臣译自第26届国际地理代表大会论文集,1988年8月